

新民晚报

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春天的一次短途旅行中,遇见一位80多岁、来自台北的老人家,一双足尖略带水红色的平底鞋,一袭点缀着水红色小花的温柔长裙,一抹淡淡的水红色唇彩……微风中缓缓一转身,仿佛整个人间都明媚了起来。这还不够,只见她双手轻轻上举,又为自已戴上了一顶水红色的赫本帽!我忍不住脱口而出:“您真是太美了!”

老人家顿时笑得像个甜美的少女一般,对我连声道谢。我说:“是要谢谢您才对,您让我养心又养眼!”

转眼到了下一个园林景点,大家自由行动。我在小街小巷兜兜转转好一阵,才准备入园参观。刚一进,一抹水红色就向我飘了过来——原来,老人家在游客中心特地为我取了张地图,不管她的家人如何劝说,她都一定要等着交给我才肯去游园……

我知道,这张地图是老人与我“伯牙子期”般的心灵相遇纪念。老人用心而美好地活着,而我看见了她的用心与美好。看见,是因为懂得;被看见,哪怕吃过再多岁月之苦,也觉人间依然值得。

一时间,想起许许多多的看见与被看见——

在充满艺术气息的日本金泽,一位年逾古稀的停车场指引员,双臂环举到头顶,对着旅游巴士上风尘仆仆的我们比了一个又大又萌的爱心。我感动不已,问导游:“是公司规定大家必须做这么有爱的动作吗?”导游连连摇头:“不是不是,我发

如何爬到那座高耸的机井房顶上,是我们这一帮屁大孩子抓耳挠腮的难题。马成站在井房的窗沿上,背弓的姿势有些像攀岩,但窗上没有什么抓手,只能到此为止;飞龙站在井房旁的麦垛上张望,麦垛比井房低一米许,隐隐可见平房的一角;牛通则在井房的门缝往里瞄,水井被石板盖住了,或有村民在房顶晒过麦,一副快要散架的木梯侧卧在井旁。这个发现让我们雀跃起来。牛通最小,扁着身子从锈蚀的门锁下钻进去,拖着木梯出来,我们三个在门外接应。

平房上的景色是一幅水墨画:绿油油的麦田无边无尽,一阵风吹来,麦浪在原野的河床上渐次逐流,直抵远方,又迅速回溯。蜿蜒的河岭像一段绸带围系在村落的延伸处,一些参差不齐的树涂鸭着原野的空阔。祖父和祖母在麦田里薅稗草,稗草和麦子极其相似,它是声名狼藉的伪装者,农谚里常有“稗草拔光,麦谷满仓”一说。却又又是大自然的馈赠,鲜稗草是牛和马的最爱,干稗草是最常见的过冬饲料。

“我们可以跳到对面的麦垛上,这像是流星。”马成大胆地说。

“流星出现的时候可以许愿,我们跳过去时也可以许愿。”牛通跟着说。

屋顶和麦垛相差不远,又有落差,跳下后还可以顺势滑下。这样说来,有些像改装版蹦极和滑滑梯的结合体。我们乐此不疲,甚至觉得可以感知到麦田的呼吸声。而每一个即将跳过去的人都双拳紧握,十分虔诚地许愿,衣袂猎猎作响。流星划破麦田的时候更加短暂,甚至来不及念念有词。那只好一个愿望分次来许,反正,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流星。

第一个远行的是马成。他去北京当了武警,家中突增变故,父亲出了车祸。他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,退役后留在北京,又把相依为命的母亲接了过去。这样说来,村子里其实他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他偶尔回来,只是为了念想,在叔伯家吃一顿饭,不过夜就走。当然也没有地方住,故乡能够容下短暂的灵魂,却容不下可以寄宿的肉身。

第二个是牛通。他随我的父亲学了唢呐和笙,红白事上有个营生。家里种了麦子和玉米,空闲时外出开货车赚些钱贴补家用。有一对儿女,常在平台的视频里释读乡俗。每次回去都会邀我吃酒,我问他当年许了什么愿,他说早就忘了,又或者一个都没实现,说完轻轻抿上一口。

第三个是返程的飞龙。他算是可能实现愿望的那个,考上了大学,回来后在村里的学校教书。妻子也是老师,但在市里的学校。生了一个女儿,聪明伶俐,每次回去看到我都兴冲冲地喊“大舅”。他每周回去一趟,家里还有十几亩地,夏天的时候光着膀子搬麦袋,非常能干,平凡而知足。

第四个离开的是我。部队转业后我留在了上海,家中只剩下一个叔父,祖父、祖母和父亲都长眠在河岭下了,小妈去了县城。我回去也大多不在家里住,厢房里我还看到剥落的墙上有蜿蜒褪却的蛇蜕,我伸手碰了一下,薄脆而空落。

有一次我特意去机井房打探。许是废弃,井房只剩下半扇门,水井干涸,杂草丛生。木梯也早就不见了。只有开车从原野穿梭的时候,机井房静默伫立,像天空中的一个永恒坐标。而我们也像一枚枚流星,由近及远了。

现很多长者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主动去想:怎么把工作做得更美好、更贴心。有一年冬天,我带团去世界文化遗产合掌村看雪,天冷路滑,游客不容易辨明方向,于是巴士司机就用雪夹夹出很多很多雪鸭子,

一个挨着一个,从景点出口一直排到巴士门口,排出了一条‘回家之路’……你能想象得出满车的游客有多感动吧?”我狠狠点头。岂止是想象,我简直也瞬间穿越到了那条温暖的回家之路上,仰头迎风雪、俯首见真心。

能够“穿越”,是因为我也常常被这样温暖地对待——

在气温和气氛一样热烈的上海书展现场,一位高龄退休教师拄着拐杖,整整等候三个多小时,只为在我的新书分享会上与我交流,鼓励我继续为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而写作;在“九天开出一成都,万户千门入画图”的天府之国,每每在公交车上给老人们让座,老人们总是说“你坐你坐,年轻人更辛苦”;在温江鱼凫古国,一对老夫妻乐呵呵地开着老年车四处游玩,车后一行大字——“夕阳无限好,哪怕近黄昏”。

再过几年,我也步入“老人家”的队伍了。当我老了,我也愿做这样美好而温暖的长者,让更多的人相互看见、相互懂得,在这苦乐参半的人间彼此交汇时,可以互放更多心灵的光亮。

当我老了,我想,我也会美美地望着天边那一抹水红的晚霞,优哉游哉地说:“夕阳无限好,哪怕近黄昏!”

“夕阳无限好,哪怕近黄昏!”

太太受邀参加朵云书院枫泾店举办的诗会,我陪同前往。说来惭愧,居上海近一甲子,虽早知枫泾黄酒、枫泾丁蹄之闻名,却未曾游过枫泾。

初到枫泾,但见长廊绕河,白墙黛瓦映水;柳掩石桥,轻舟木檐刀。石街宽直,游人如织;店铺栉比,旗帜招展。江南多河,纵横的河道将土地隔成大大小小的圩,先辈便在这圩上造房建宅,又于临河处留出空地,以石板筑路;遇河则筑桥,或石梁桥,或石拱桥,将这大大小小的圩、宽窄窄窄的街连接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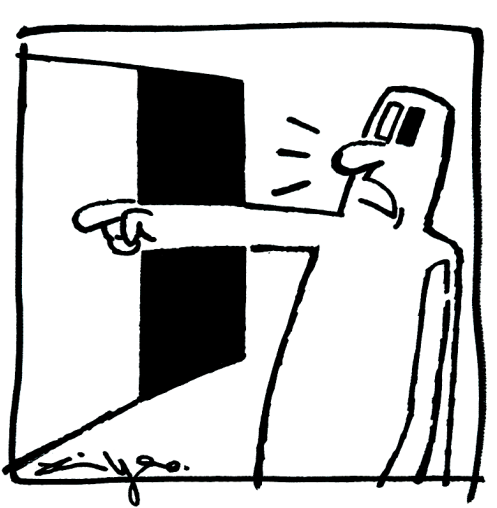
枫泾成市于宋,建镇于元,遗存多处古迹名苑。近些年,又修葺诸多名人旧居,兴办书院、画馆、藏馆。入夜,漫步枫泾著名古长廊,廊外是界河贯镇,廊内有商铺比邻。廊边多茶馆,择一小馆稍憩,清茶一壶,凭栏临河。栏外木檐金波、过石桥,一船游人笑语。隔河有壁,题诗曰:“天目来源一水长,玉虚高观峙中央。界桥两岸分南北,半隶茸城半塘。”此为清人沈蓉城《枫溪竹枝词》之开篇。“茸城”乃松江别称,时属江苏;“魏塘”即浙江嘉善。故枫泾亦有“吴根越角”之称。如今,枫泾界河边,依旧存有吴越界碑旧址。

界河自天目山来,通黄浦江。明宣德始,枫泾以此河为界,北属吴,南为越,南北分治。临河望月,不由感慨起来:地可分吴越,人却无分南北。吴风越俗,到此结成了同一种乡情。人情血脉,岂岂是一块界碑、一湾浅水可以割裂呢?

一钩新月初上,悬碧天,落界河。忽然想起王昌龄的诗:“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两乡。”

周末,我从朋友家喝茶回来,顺便淘回一些墨锭。到家,我仔细查看这些墨锭,有些图案非常精细,人物的头发刻画如丝,刀刀见工,把细节都展现了出来,让我觉得墨锭在手,仿佛也卷入绘画场景,就像书童在为文人雅士端起笔墨纸砚,聆听有趣的故事和长情的传说。

这些棱角分明的墨锭,让我爱不释手。可我一直在想,为什么墨锭要叫“金不换”?我用电子秤称过一块墨锭,数字清晰地呈现:31克。我查阅书籍才知道,这个重量居然与过去的一小两十分接近,民国时期一斤黄金有16两,一两黄金按照500克除以16计算,大约31.25克。墨锭中的水分随着岁月的蒸发,减少一些重量也是合理的。这样思考下去,“金不换”首先在质量上与一两金找到了约等



郑辛遥
五颜六色靠眼分,黑白是非由心辨。

去过很多古镇、老街,能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凤毛麟角,这回去了松阳老街,竟流连忘返了。

自唐朝起,就有松阳县,老街是经济中心,1800多年了,竟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来。青石板路上有深深

浅浅的车马履痕,两边木结构的二层楼屋,屋瓦陈旧,雕刻古朴。老街仅300多米,窄窄的,一眼望得到头。

忽听见叮叮咚咚的敲击声,闻声寻去,亮亮打铁

店在右侧,门口挂着红灯笼。炉火熊熊,老铁匠正在敲击烧红的铁块。长方形的铁块不大,他一下又一下地锤,敲了一会儿,他用长铁钳把铁块浸入水中,“刺”

的一声,铁块冒白烟,褪去了红得透亮的旺,变得黑黝黝的。他抹了一把汗看向我,是饱经风霜的脸,只有眼睛很亮,带着笑意。

他叫吴中亮,我好奇地问,店名为什么不叫中亮,而是亮亮?他说,这是小名。妈一天要叫他几十遍,如今没人叫了。把它作店名,是个念想。一个五大三粗的铁匠,竟有如此柔软的心!我与他聊起来。

老吴家女人在家种田,男人打铁,到他已是第三代,他上小学正逢乱世,他们的村小本没有几个老师,被派去养猪、种田,只剩一个语文老师苦守着。学生越来越少,但父亲坚持要他上学。他贪玩,想与别的孩子一样逃学,被爸打,只好去。老师是城里来的,上课每次都讲故事,听得他津津有味。老师的床底下有本书,已看得烂了,还当宝贝似的藏着,就是这位已忘记姓名的老师教会了他读书。小学毕业,没书可读了,他也当了铁匠。父亲是师傅,不因是儿子而马马虎虎。他每天4点半起床,去店里生炉子,木炭很难点燃。他只有12岁,每次弄得灰头土脸,也不敢抱怨。

打铁更苦,一把锤子,小的几斤,大的几十斤,他没力

气,爸说,力气是练出来的!每天规定敲多少下,不完成没饭吃。他慢慢长大,才悟出了道理。他常想起语文老师说的“千锤百炼”这个词。一块生铁要变成镰刀、斧头,是火里烤,水里浸,一锤一锤地敲,一次次地淬火浸泡,千锤百炼才能成钢。人也一样,跌跌撞撞,被敲打,被赶着往前走,吃尽苦中苦,才能成才。

一把菜刀要打两个多小时。我在旁边数,一分钟他锤30多下,两个多小时

他成了网红。去看他的人很多,生意也不错,有企业要包装他,批量订货。他说,手工活,快不了,一天最多出四把菜刀。大刀要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才能成,怎么批量?那人说可用机器成形,他坚拒,打铁还需自身硬,铁匠一身正气,怎可作假!还有人出很多钱找他订匕首,他反问,要匕首干什么?坚决不做!

我想买几把菜刀,他说买一把够用了,他的刀可用几十年!我与他告别,叫他老吴,他说叫我亮亮!看到橱上放着的《读者》,还有几本厚厚的小说,不禁惊叹,谁说读书无用,有文化的铁匠就是不一样!老街因此有了回味,我还会再去。

河里的水抽干了,河底像一滩沙地,高处的河泥闪着光芒,低处的水面划出道道水线,那是鱼儿在奔突。河底的父亲,上半身向前倾着,右脚正从河泥里拔出来,他要去捉鱼。鱼闻出了人的味道,知晓来者不善,拼命往水底钻去,但鱼脑比不过人脑,父亲的手在水里捣鼓了几下,就捉到了一条半米长的乌青。父亲双手托起鱼儿,慢慢举过头顶,转身对着岸上微笑着。岸上的我们见了,拍手赞美。过了一会儿,父亲把鱼放进了鱼篓,用右手轻按鼻子,擤出了涕儿,拔脚、弯腰,双手再次插进了冰冷的水里。有人问父亲冷吗?父亲说,今天的水不冷。我感觉也是,河底的人摸鱼,河岸的人看鱼,都让人感受到收获的暖意。也在这时,捉鱼本来的意义与捉鱼生发的意义发生了变化,那一刻的开心暗合了农家的幸福,启迪我们,如果要想到年底捉到更多更大的鱼儿,就必须在年前买更多更好的鱼苗,将鱼苗放进大河里。

我摸摸头顶,总觉得乌黑浓厚的头底下,个子一直矮着父亲的一个头,心里有点沮丧,我是很想早点长大。长大后,可以有资格下河摸鱼,下河摸鱼带来的某种愉悦是无法预测与描述的。当另一条鱼被父亲捉到,且再度在我们眼前晃荡时,我的脚移向了河口,身边的邻居女孩对我说,你不可以下河。这一正告立时让我如梦初醒:大河、大鱼,岸上、河底,确实需要匹配的条件。当晚吃鱼时,父亲告诉我,孩子的个头是晚上长的。我虽怀疑,但睡觉时我一直希望脚能碰到床沿。早晨醒来出门时撞到了父亲。父亲说:“路,多走走;脚,多跳跳,人就长大了。”我半信半疑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父亲确实盼望我早点和祂一起到河底捉鱼,无论如何,儿子成为大人,是父亲最看重的荣耀。

父亲喊我了,他说今天发潮,我们捉鱼去。说完将渔网披到了右肩上,将鱼篓交给我。我知道他要带我去大海。大海在我们家南面一千里。在海边村,去大海捉鱼,是采用拦网方式的,撒网,行吗?我犹豫了一下,父亲看出了心思,边走边说,“你相帮把鱼捉进篓里就可以了。”父亲像在传承手艺,一面孔的严肃。下了扩塘,父亲就走向了滩涂,走进了潮水。潮水咣当作响,奔涌不止,一波又一波地冲在我们的脚下,父亲却在潮水中来回奔跑,又来回撒网。父亲终于捉到了鱼,他叫我过去,将鱼丢给我。鱼很长很大,都在一二尺之间。黄泥颜色的水里,怎么会有鱼,又怎么看得出鱼,又怎么会捉到鱼?老家的河流是车干河水后捉鱼的,可眼前是大海呀!父亲没搭理我,他右手托着网,左肩披着网,弯曲着身体,像是捕鱼的老鹰,紧盯着水面,一两秒里,渔网就会像一顶降落伞,罩在海水之上。父亲边收网边看我,眼睛全是问号。

我不想看父亲的眼睛,我已隐约感知,父亲是朝着不平静的水面撒网的,这里面肯定有道道:水面起伏,就是鱼在奔突。老家河里的鱼也是这个样子,海里的鱼呢?我不敢确定,但我觉得所有的疑问都有可能解决,只要有时间,只要有机会。我以为我会像父亲一样,会撒网,会捉鱼,而现在,我得先跟着父亲,多看看潮水,潮水一定藏着鱼的某一种秘密,我一定要研究出来。我问父亲,什么时候,我们再来海边捉鱼。父亲说,等几天。

是三千多下。一块小小的铁,锤成形,还要锤平,击出刀锋,装上刀柄。成形的菜刀光滑、美观、锋利,真正的华丽转身。

老街上有三家打铁店,只有他升炉打铁,成了“非遗”。今年六十岁的他,很想找个徒弟把手艺传下去,但没找了一个逃走,再找,还是不成。他说,打铁虽苦,其乐无穷,你看,满墙的成品都是我一锤一锤敲出来的。现在都是机器做,哪去找这么耐用又好看的刀具?这是有灵魂的!

他成了网红。去看他的人很多,生意也不错,有企业要包装他,批量订货。他说,手工活,快不了,一天最多出四把菜刀。大刀要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才能成,怎么批量?那人说可用机器成形,他坚拒,打铁还需自身硬,铁匠一身正气,怎可作假!还有人出很多钱找他订匕首,他反问,要匕首干什么?坚决不做!

我想买几把菜刀,他说买一把够用了,他的刀可用几十年!我与他告别,叫他老吴,他说叫我亮亮!看到橱上放着的《读者》,还有几本厚厚的小说,不禁惊叹,谁说读书无用,有文化的铁匠就是不一样!老街因此有了回味,我还会再去。

雅玩

雅玩

雅玩

雅玩

雅玩

雅玩

雅玩